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

詩曰：地行妙術法應玄，誰識張奎更占先。猛獸崖前身已死，澠池城下婦歸泉。許多功業成何用，幾度勳名亦枉然。留得兩行青史在，後來成敗總由天。

話說子牙在中軍正議進兵之策，忽報：「張奎搦戰。」哪吒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登風火輪而出，現出八臂三首，來戰張奎，大呼曰：「張奎若不早降，悔之晚矣！」張奎大怒，催開馬，仗手中刀來取。哪吒使手中鎗劈面迎來。未及三五合，哪吒將九龍神火罩祭起去，把張奎連人帶馬罩住。用手一拍，只見九條火龍一齊吐出煙火，遍地燒來。——不知張奎會地行之術，如土行孫一般。——彼時張奎見罩落將下來，知道不好，他先滾下馬，就地下去了。哪吒不曾留心看，幾乎誤了大事，只是燒死他一匹馬。哪吒掌鼓回營，見子牙，說：「張奎已被燒死。」子牙大喜。不表。

且說張奎進城，對妻子曰：「今日與哪吒接戰，果然利害，被他提起火龍罩將我罩住，若不是我有地行之術，幾乎被他燒死。」高蘭英曰：「將軍今夜何不地行進他營寨，刺殺武王君臣，不是一計成功，大事已定，又何必與他爭能較勝耶！」張奎深悟曰：「夫人之言甚是有理。只因那楊戩可惡，暗害吾老母，惑亂吾心，連日神思不定，幾乎忘了。今夜必定成功。」張奎打點收拾，暗帶利刃進營。正是：

武王洪福過堯舜，自有高人守大營。

話說子牙在帳中，聞得張奎已死，議取城池。至晚，發令箭，點練士卒，至三更造飯，四更整飭，五更登城，一鼓成功。子牙吩咐已畢。這也是天意，恰好是楊任巡外營。那是將近二更時分，張奎把身子一扭，逕往周營而來，將至轅門，適遇楊任來至前營。不知楊任眼眶裏長出來的兩隻手，手心裏有兩隻眼，此眼上看天庭，下觀地底，中看人間千里。彼時楊任忽見地下有張奎提一口刀逕進轅門，楊任曰：「地下是張奎，慢來！有吾在此！」張奎大驚：「周營中有此等異人，如何是好！」自思：「吾在地下行得快，待吾進中軍殺了姜尚，他就來也是遲的。」張奎仗刀逕入，楊任一時著急，將雲霞獸一磕，至三層圈子內，擊雲板，大呼曰：「有刺客進營！各哨仔細！」不一時，合營齊起。子牙急忙忙，眾將官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兩邊火把燈籠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子牙問曰：「刺客從那裏來？」楊任進帳啟曰：「張奎提刀在地下逕進轅門。弟子故敢擊雲板報知。」子牙大驚曰：「昨日哪吒已把張奎燒死，今夜如何又有個張奎？」楊任曰：「此人還在此聽元帥講話。」子牙驚疑未定，傍有楊戩曰：「候弟子天明再作道理。」就把周營裏亂了半夜。張奎情知不得成功，只得回去。楊任一隻眼只看得地下張奎走出轅門，楊任也出轅門，只送張奎至城下方回。當時張奎進城，來至府中，高蘭英問曰：「功業如何？」張奎只是搖頭道：「利害！利害！周營中有許多高人，所以五關勢如破竹，不能阻攔。」遂將進營的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夫人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可急修本竟往朝歌，請兵協守；不然，孤城豈能阻攔周兵？」張奎從其言，忙修本差官往朝歌。不表。

且說天明，楊戩往城下來，坐名叫：「張奎出來見我！」張奎聞報，上馬提刀，開放城門，正是仇人見了仇人，大罵曰：「好匹夫！暗害吾母，與你不共戴天！」楊戩曰：「你這逆天之賊，若不殺你母，你也不知周營中利害。」張奎大叫：「我不殺楊戩，此恨怎休！」舞刀直取楊戩。楊戩手中刀赴面交還。兩馬相交，雙刀併舉。未及數合，楊戩祭起哮天犬來傷張奎。張奎見此犬奔來，忙下馬，即時就不見了。楊戩觀之，不覺咨嗟。正是：

張奎道術真伶俐，賽過周營土行孫。

話說楊戩回營來見子牙，子牙問曰：「今日會張奎，如何？」楊戩把張奎會地行道術說了一遍：「真好似土行孫！夜來楊任之功莫大焉！」子牙大喜，傳令：「以後只令楊任巡督內外，防守營門。」彼時張奎進城至府，見夫人高氏曰：「今會楊戩，料周營道術之士甚多，吾夫妻不能守此城也。依吾愚見，不若棄了澠池，且回朝歌，再作商議。你的意下如何？」夫人曰：「將軍之言差矣！俺夫妻在此鎮守多年，名揚四方，豈可一旦棄城而去。況此城關係非淺，乃朝歌屏障，今一棄此城，則黃河之險與周兵共之，這個斷然不可！明日待我出去，自然成功。」次日，高蘭英出城，至營前搦戰。子牙正坐，忽報：「有一女將請戰。」子牙問：「誰可出馬？」有鄧嬋玉應聲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曰：「須要小心。」鄧嬋玉曰：「末將知道。」言罷上馬，一聲砲響，展兩杆大紅旗出營，大呼曰：「來將何人？快通名來！」高蘭英觀看，見是一員女將，心下疑惑，忙應曰：「吾非別人，乃鎮守澠池張將軍夫人高蘭英是也。你是誰人？」鄧嬋玉曰：「吾乃是督運糧儲土將軍夫人鄧嬋玉是也。」高蘭英聽說，大罵：「賤人！你父子奉敕征討，如何苟就成婚，今日有何面目歸見故鄉也！」鄧嬋玉大怒，舞雙刀來取。高蘭英一身縞素，將手中雙刀急架來迎。二員女將，一紅，一白，殺在城下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：

這一個頂上金盔耀日光；那一個束髮銀冠列鳳凰。這一個黃金鎖子連環鎧；那一個千葉龍鱗甲更強。這一個猩猩血染紅衲襖；那一個素白征袍似粉裝。這一個是赤金映日紅瑪瑙；那一個是白雪初施玉琢娘。這一個似向陽紅杏枝枝嫩；那一個似月下梨花露香。這一個似五月榴紅似火；那一個似雪裏梅花靠粉牆。這一個腰肢嫵娜在鞍轡上；那一個體態風流口指長。這一個雙刀幌幌如閃電；那一個二刃如鋒劈面揚。分明是：廣寒仙子臨凡世，月裏嫦娥降下方。兩員女將天下少，紅似銀珠白似霜。

話說鄧嬋玉大戰高蘭英有二回，撥馬就走。高蘭英不知鄧嬋玉詐敗，便隨後趕來。嬋玉聞腦後鸞鈴響處，忙取五光石回手一下，正中高蘭英面上，只打得嘴唇青腫，掩面而回。鄧嬋玉得勝進營，來見姜元帥，說高蘭英被五光石打敗進城。子牙方上功勞簿，只見左右官報：「二運官土行孫轅門等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來。」土行孫上帳參謁：「弟子運糧已完，繳督糧印，願隨軍征伐。」子牙曰：「今進五關，軍糧有天下諸侯應付，不消你等督運，俱隨軍征進罷了。」土行孫下帳，來見眾將，獨不見黃將軍，忙問哪吒，哪吒曰：「今澠池不過一小縣，反將黃將軍、崇君侯五人一陣而亡。昨張奎善有地行之術，比你分外精奇。前日進營，欲來行刺，多虧楊任救之。故此阻住吾師，不能前進。」土行孫聽罷：「有這樣事！當時吾師傳吾此術，可稱蓋世無雙，豈有此處又有異人也？待吾明日會他。」至後帳來問鄧嬋玉：「此事可真？」鄧嬋玉曰：「果是不差。」土行孫躊躇一夜。次早，上帳來見姜元帥：「願去會張奎。」子牙許之。傍有楊戩、哪吒、鄧嬋玉俱欲去掠陣。土行孫許之，來至城下搦戰。哨馬報與張奎，張奎出城，見一矮子，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土行孫曰：「吾乃土行孫是也。」道罷，舉手中棍滾將來，劈頭就打。張奎手中刀急架來迎。二人大戰，往往來來，未及數合，哪吒、楊戩齊出來助戰。哪吒忙提起乾坤圈來打張奎。張奎看見，滾下馬就不見了。土行孫也把身子一扭來趕張奎。張奎一見大驚：「周營中也有此妙術之人！」隨在地底下，二人又復大戰。大抵張奎身子長大，不好轉換；土行孫身子矮小，轉換伶俐，故此或前或後，張奎反不濟事，只得敗去。土行孫趕了一程，趕不上，也自回來。那張奎地行術一日可行一千五百里，土行孫止行一千里，因此趕不上他，只得回營，來見子牙，言：「張奎果然好地行之術。此人若是阻住此間，深為不便。」子牙曰：「昔日你師父擒爾用指地成鋼法，今欲治張奎，非此法不可。你如何學得此法以治之？」土行孫曰：「元帥可修書一封，待弟子去夾龍山，見吾師，取此符印來，破了澠池縣，遂得早會諸侯。」子牙大喜，忙修書付與土行孫。土行孫別了妻子，往夾龍山來。可憐！正是：

丹心欲佐真明主，首級高懸在澠池。

土行孫逕往夾龍山去。

且說張奎被土行孫戰敗回來，見高蘭英，雙眉緊皺，長吁曰：「周營中有許多異人，如何是好？」夫人曰：「誰為異人？」張奎曰：「有一土行孫，也有地行之術，如之奈何！」高蘭英曰：「如今再修告急表章，速往朝歌求救，俺夫妻二人死守此縣，不必交兵，只等救兵前來，再為商議破敵。」夫妻正議，忽然一陣怪風飄來，甚是奇異。怎見得好風，有詩為證：

走石飛砂勢更凶，推雲擁霧亂行蹤。暗藏妖孽來窺戶，又送孤帆過楚峰。

風過一陣，把府前寶纛旗一折兩斷。夫妻大驚曰：「此不祥之兆也。」高蘭英隨排香案，忙取金錢，排下一卦，已解其意。高蘭英曰：「將軍可速為之！土行孫往夾龍山取指地成鋼之術，來破你也！不可遲誤！」張奎大驚，忙忙收拾，結束停當，逕往夾龍山去了。土行孫一日止行千里；張奎一日行一千五百里；張奎先到夾龍山，到個崖畔，潛等土行孫。等了一日，土行孫來至猛獸崖，遠遠望見飛雲洞，滿心歡喜：「今日又至故土也！」不知張奎在崖傍，側身躲匿，把刀拎起，只等他來。土行孫那裏知道，只是往前走。也是數該如此，看看至面前，張奎大叫曰：「土行孫不要走！」土行孫及至抬頭時，刀已落下，可憐砍了個連肩帶背。張奎割了首級，逕回灑池縣來號令。後人有詩歎土行孫歸周未受茅土之封，可憐無辜死於此地，有詩為證：

憶昔西岐歸順時，輔君督運未愆期。進關盜寶功為首，劫寨偷營世所奇。名播諸侯空嘖嘖，聲揚宇宙恨絲絲。夾龍山下亡身處，反本還元正在茲。

話說張奎非止一日來至灑池縣，夫妻相見，將殺死土行孫一事說了一遍，夫妻大喜，隨把土行孫的首級號令在城上。只見周營中探馬見灑池縣城裏號令出頭來，近前看時，卻是土行孫的首級，忙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灑池縣城上號令了土行孫首級，不知何故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曰：「他往夾龍山去了，不在行營，又未出陣，如何被害？」子牙掐指一算，拍案大呼曰：「土行孫死於無辜，是吾之過也！」子牙甚是傷感。不意帳後驚動了鄧嬋玉，聞知丈夫已死，哭上帳來：「願與夫主報仇！」子牙曰：「你還斟酌，不可造次。」鄧嬋玉那裏肯住，啼泣上馬，來至城下，只叫：「張奎出來見我！」哨馬報入城中：「有女將搦戰。」高蘭英曰：「這賤人！我正欲報一石之恨，今日合該死於此地！」高蘭英上馬提刀，先將一紅葫蘆執在手中，放出四□九根太陽神針，先在城裏提出。鄧嬋玉只聽得馬響，二目被神針射住，觀看不明，早被高蘭英手起一刀，揮於馬下。可憐！正是：

孟津未會諸侯面，今日夫妻喪灑池。

話說高蘭英先祭太陽神針，射住嬋玉二目，因此上斬了鄧嬋玉，進城號令了。哨馬報入中軍，備言前事。子牙著實傷悼，對眾門人曰：「今高蘭英有太陽神針，射入二目，非同小可，諸將俱要防備。」故此按兵不動，再設法以取此縣。南宮适曰：「這一小縣，今損無限大將，請元帥著人馬四面攻打，此縣可以履為平地。」子牙傳令，命：「三軍四面攻打！」架起雲梯火砲，三軍吶喊，攻打甚急。張奎夫妻千方百計看守此城。一連攻打兩晝夜，不能得下。子牙心中甚惱，且命：「暫退，再為設計；不然徒令軍士勞苦無益耳。」眾將鳴金收軍，回營。

且說張奎又修本往朝歌城來。差官渡了黃河，前至孟津，有四百鎮諸侯駐紮人馬。差官潛蹤隱跡，一路無詞，至館驛中，歇了一宵。次日，將本至文書房投遞。那日看本乃是微子。微子接本看了，忙入內庭，只見紂王在鹿臺上宴樂。微子至臺下候旨，紂王宣上鹿臺，微子行禮稱臣畢，王曰：「皇伯有何奏章？」微子曰：「武王兵進五關，已至灑池縣，損兵折將，莫可支撐，危在旦夕。請陛下速發援兵，早來協守。不然，臣惟一死，以報君恩。何況此縣離都城不過四五百里之遠，陛下還在此臺宴樂，全不以社稷為重，孟津現有南方、北方四百諸侯駐兵，候西伯共至商郊，事有燃眉之急；今見此報，使臣身心加焚，莫知所措。願陛下早求賢士，以治國事，拜大將以剿反叛，改過惡而訓軍民，修仁政以回天變，庶不失成湯之宗廟也。」紂王聞奏大驚曰：「姬發反叛，而今已侵陷孤之關隘，覆軍殺將，兵至灑池，情殊可恨！孤當御駕親征，以除大惡。」中大夫飛廉奏曰：「陛下不可！今孟津有四百諸侯駐兵，一聞陛下出軍，他讓過陛下，阻住後路，首尾受敵，非萬全之道也。陛下可出榜招賢，大懸賞格，自有高名之士應求而至。古云：『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』又何勞陛下親御六師，與叛臣較勝於行伍哉？」紂王曰：「依卿所奏。速傳旨，懸賞賞格，張掛於朝歌四門，招選豪傑，才堪督府者，不次銓除。」——四方哄動，就把個朝歌城內萬民日受數次驚慌。只見一日來了三個豪傑，來揭榜文。守榜軍士隨同三人先往飛廉府裏來參謁。門官報入中堂，飛廉道：「有請。」三人進府，與飛廉見禮畢，言曰：「聞天子招募天下賢士，愚下三人自知非才，但君父有事，願捐驅敢效犬馬。」飛廉見三人氣宇清奇，就命賜坐。三人曰：「吾等俱是閭閻子民。大夫在上，子民焉敢坐。」飛廉曰：「求賢定國，聘傑安邦，雖高爵重祿，直受不辭，又何妨於一坐耶。」三人告過，方纔坐下。飛廉曰：「三位姓甚？名誰？住居何所？」三人將一手本呈上，飛廉觀看，原來是梅山人氏，一名袁洪，一名吳龍，一名常昊。——此乃「梅山七聖」；先是三人投見，以下俱陸續而來。袁洪者乃白猿精也；吳龍者乃蜈蚣精也；常昊者乃長蛇精也；俱借「袁」、「吳」、「常」三字取之為姓也。——飛廉看了姓名，隨帶入朝門，來朝見紂王。飛廉入內庭，天子在顯慶殿與惡來奕棋，當駕官啟奏：「中大夫飛廉候旨。」王曰：「宣來。」飛廉見駕，奏曰：「臣啟陛下：今有梅山三個傑士，應陛下求賢之詔，今在午門候旨。」紂王大悅：「傳旨宣來。」少時，三人來至殿下，山呼拜畢，紂王賜三人平身，三人謝恩畢，侍立兩傍。王曰：「卿等此來，有何妙策可擒逆賊？」袁洪奏曰：「姜尚以虛言巧語，糾合天下諸侯，鼓惑黎庶作反；依臣愚見，先破西岐，拿了姜尚，則八百諸侯望陛下降詔招安，赦免前罪，天下不戰而自平也。」紂王聞奏，龍心大悅，封袁洪為大將，吳龍、常昊為先行，命殷破敗為參軍，雷開為五軍總督，使殷成秀、雷鵬、雷鵬、魯仁傑等俱隨軍征伐。紂王傳旨，嘉慶殿排宴，慶賞諸臣。內有魯仁傑自幼多讀，廣識英雄，見袁洪行事不按禮節，暗思曰：「觀此人行事不是大將之才，且看他操演人馬，便知端的。」當日宴散，次日謝恩。三日後下教場，操演三軍。魯仁傑看袁洪舉動措置，俱不如法，諒非姜子牙敵手，但此時是用人之際，魯仁傑也只得將機就計而已。次日，袁洪朝見紂王，王曰：「元帥可先領一支人馬，往灑池縣佐張奎以阻西兵，元帥意下如何？」袁洪曰：「以臣觀之，都中之兵不宜遠出。」紂王曰：「如何不宜遠出？」袁洪奏曰：「今孟津已有南北二路諸侯駐紮，以窺其後，臣若往灑池，此二路諸侯拒守孟津，阻臣糧道，那時使臣前後受敵，此不戰自敗之道。況糧為三軍生命，是軍未行而先需者也。依臣之計，不若調二□萬人馬，阻住孟津之咽喉，使諸侯不能侵攬朝歌，一戰成功，大事定矣。」紂王大悅：「卿言甚善，真乃社稷之臣！依卿所奏施行。」袁洪隨調兵二□萬，吳龍、常昊為先行，殷破敗為參贊，雷開為五軍都督，使殷成秀、雷鵬、雷鵬、魯仁傑隨軍征伐，往孟津而來。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